

触景生情

"贼"雪

周明金

早上起来开门一看,门前湖边护栏上、冬青上、车上,都堆积了厚厚的一层雪。雪是夜间什么时候下的?不得而知。

儿时,住的是土坯草房,天长日久,墙壁难免出现裂缝,木门,木格子窗,门头上留有供燕子出入洞子,两头的屋山头上也留有串眼。下雪了,雪便无孔不入,即使是很小的墙缝隙,也挡不住雪钻进屋里。母亲说:"贼雪"。意思是雪像贼一样,防不胜防,稍有疏忽,雪便有了可乘之机。其实,雪是随风而入的,风能进去,雪就能进去。

下雪之前是有预兆的。那时比不上现在科技发达,气象部门能预测到一周甚至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天阴、天晴、气温;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小雪、中雪、大雪;几时下雨,几时下雪,几级风,什么风向,都准确无误。那时是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只要是前一天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铅色的阴云布满天空,天地间灰蒙蒙的,夜里必定要下雪。

下雪的夜晚来得似乎比平常早,人们急急地吃罢晚饭,匆匆洗漱完毕,早早地钻入冰冷的被窝里,去完成各自漫长的一夜冬眠。我一听说夜里有大雪,神情亢奋,就会一直不能入眠。屏息凝神,侧耳倾听雪是怎样降落的?

不知何时,风骤然停止,我猜测雪要降落了。果然,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传来,可以听出下的是冰雹,我欠身斜倚在床头上,倾听着这雪的前奏,它犹如一阵开场的锣鼓,将引出精彩的节目粉墨登场,它仿佛又是一个交响乐的序曲,拉开引人入胜的帷幕。我预感到激动人心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我神情专注地任凭这一曲曼妙的音乐叩响我的耳鼓。

"簌、簌、簌、簌"雪下大了,在万籁俱寂的乡村这"簌簌"的声音显得如此美妙动听;像泥瓦匠抹墙时轻轻揉搓;像雕刻家锋刃有节奏地切削;像笔耕者灯下疾书;像村姑溪边浣纱;又像丝绸之摩擦……偶尔"扑嗒"一声,那是树上积雪大块滑落,间或"喀嚓"一声,那是枯树枝不堪重负,被压折了的声音;有时"扑棱棱"几声响起,那是鸟儿抖落身上厚厚的积雪。各种声音夹杂其间,又好似锣鼓声的点缀,更增强了音乐的节奏感,打破了乡村死一般的寂静。

随着越来越响的落雪声,我的心飞出了斗室,飞到了窗外,飞向万里雪飘的世界。人称及时的大雪为"瑞雪",便有了"瑞雪兆丰年""丰年好大雪""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农谚。越冬的油菜、麦苗儿最喜欢的是雪,

因为雪能冻死越冬的害虫,雪水能滋润庄稼成长,雪能像棉被一样为庄稼保暖。我似乎听到油菜"滋滋"地吸水声,仿佛听到了小麦"唻唻"地拔节声,好像看到农民脸上都洋溢着丰收后的灿烂的笑容。

雪落有声也有色。下雪的夜晚如同月光普照大地,亮亮的。听得久了,累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下雪天,大人们都起得比较迟,我习惯了早起,打开门一看,雪已经堆在门前,堵住了门。雪顺着门的缝隙,门槛的缝隙,钻进屋里,一缕一缕的晶莹剔透。窗户虽然用报纸糊了,也难免有漏洞,雪会乘机钻进来,堆在窗台上,或化作一摊雪水顺着墙壁溜下来。

那时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农历十月一过,就会天寒地冻,北风劲吹,雪花飞舞。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下,地上的积雪经久不化,越积越厚。不能出工干农活的大人们猫在屋里用早已准备好的树根、树枝、干牛粪烤火取暖。不能再上学但生性好动的我们这群孩子,在屋里是待不住的,享不了那份清福:受不了烟熏;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不断地咳嗽。于是借机跑出去,约三五玩伴冒着雪、蹭着雪到野外疯玩去了。出发前,我们先把自已"武装"一番:跑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从大草垛上拽把稻草,拧成粗草绳,像当年红军打绑腿一样,从脚尖一直缠到大腿;掂根木棍,唤上自家的看门狗,到野外撵兔子、捉野鸡,掏黄鼠狼……

连续的大雪天,兔子没有东西吃,从雪下钻出来,想找点吃的,逃个活命,不巧就碰上我们这帮"天敌"。一番人撵狗追,兔子连饿带累,十有八九被我们活捉。野鸡是雪盲眼,雪地里什么也看不清,一听到动静,就漫无目的地乱飞,我们穷追不舍,直追得野鸡"俯首就擒"。黄鼠狼本来是可以耐住饥饿、寒冷的,但延续生命的呼吸常使它暴露目标。只要在雪后的坟丛里、田埂上或山坡下发现一个圆圆的黄色的洞,那便是黄鼠狼呼吸所致,下面十有八九就是黄鼠狼栖身的洞穴。我们便用携带的木棍使劲捅,被捅疼的黄鼠狼拼命往外蹿,我们瞅准了,一棍打下去,黄鼠狼就命丧棍下了。即使一棍打不死,还有狗等着它呢。我们只剩下黄鼠狼的皮,经霜的黄鼠狼皮特别值钱,一张皮可以卖到十多元钱,当时能买几十斤大米呢!

大雪能持续下到来年的正、二月,整个雪天都是我们欢乐的时节。现在很少见到那样的大雪了,回想起来,心里依然是甜美的。

年味记忆

春节感慨

蒋志明

春风拂面,万物复苏。年年春节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夕,更让人感触颇深,感慨万千。

一进入腊月,春节的味道便越来越浓,"年"的感受愈来愈深,你看那大街小巷,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大包小裹,手提肩扛,点点滴滴置办年货,准备欢欢喜喜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春节是一个撩人心扉的日子。人们无论平时心情、心境如何,都是欢天喜地,熟人见面,热情招呼着,喜笑颜开,容光满面,得意至极。亲朋好友,互相串门问候,邀三朋四友,拥五碗六碟,几友围坐,慢慢闲聊,聊到尽兴时,随口哼几句小曲,来两段小调,平时的一切痛楚和烦愁在这举杯一笑之间抛之九霄云外。此时,聚饮者常常忘记了自己的酒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平时所在意的一切,而倾身于自我陶醉之中。

每逢过年,成群结队的亲朋好友,你请我邀,互传信息,互吐心声,一种愉悦感、轻松感和亲切感,令人如入仙境,乐而忘忧,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累,特别是那一种浓浓的血缘深情,是永远割不开、摆不掉和舍不了的。

只有在春节时,人们才会共有一份好心情。无论是有权有势的,有钱有物的,穷困潦倒的,豪门巨富的,过年了,家家都喜气洋

洋,人人都喜笑颜开,笑得自然,笑得开心,笑得醉人。丰收的、欠收的;心情好的,心情糟的,暂时都会收敛起来,一门心思地唱啊跳啊,陶醉其中,忘乎所以。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春节合家团聚,举杯共庆时,不禁让我想起少年时期的春节来。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生活物资十分贫乏,一切靠国家计划供应。平时生活非常艰苦,刚进入冬季,孩子们便渴望着春节来临,为的是爸爸妈妈许诺的新衣服、锅里的鸡鸭鱼肉,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以解一年来的馋意。记得那时,每逢春节,爸爸妈妈每人发五毛钱的压岁钱,我们姊妹几个激动万分,小心翼翼地放在衣兜里舍不得花掉,留着开学买一些学习用品。如今,哪个孩子不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压岁钱呢?想起这些,震撼了我的内心深处。如今的鸡鸭鱼肉没人吃了,而山野菜、青菜等粗茶淡饭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贵宾",被现在的人视为"美味佳肴"。

春节,是个驿站。人们行到这里,都会驻上一足,在此,卸下自己从站背负来的快慰或遗憾,成功或失败,然后扛起新绘的蓝图,开上自己的幸福快车,加足马力,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驿站。

春节,你将承载着人们昔日的成功、新的希望而运转千秋万代!

诗品时空

组诗(十首)

魏延庆

春雪

腹染诗书过眼花,漫嗟羽客自天涯。
浊清不与俗人辩,只许春风入我家。

钓春

久羨春风未了情,花开自在水云行。
溪边不问名和利,日钓鱼儿月钓城。

念槐

槛外群芳次第开,槐风夜雨入高台。
须怜碧树含春色,待与归人共剪裁。

飞絮

屋后塘前自在花,一川杨柳是生家。
风情不禁多情物,送与仙姝织素纱。

榆钱

虚掷流光影自孤,犹抛衰鬓任穷途。
春风不渡经纶客,笑买榆钱送有无。

咏蝉

薄翼初生自有神,居高饮露洁知臣。
元元争看湖头鲫,道是江湖寂寞人。

精卫

人间万事化云浮,精卫穿梭一梦留。
恨却榆钱偷换算,此生不向恶低头。

窗画

晨起轩窗雾气生,闲涂信画了无行。
万千指下皆成趣,漫取无端作汝名。

饮酒

远望重楼夜已深,秋风摇叶落如金。
坐中皆是经纶手,片片飞花令酒斟。

听琴

雅韵清风自洗尘,瑶池何处觅芳邻。
应知十万繁华里,半是清欢半是春。